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選輯
　　　張　宮㦤中參閱

宋文恪集

碑記　　　　　　　　　宋訥

大明勅建太學碑　重建太學

洪武十四年夏、上詔群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不以武也。其崇文乎、顧茲成

均。地隘而陋。何以振文教朕相基于雞鳴山下。高爽平遠。豈天協朕心若藏此地俟與一代學乎。群臣稽首曰 皇上聖神。斯文福也。乃以 天子學制授諸冬官。冬官臣恭奉 明詔夙夜匪懈極備豫梓來積如阜。鑿山截石。與土築基梓人効藝以宏其制。又遣金吾前衛親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堂有七。彝倫所以會講。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生肄業所也。會饌有堂。庖廚有宇。井覆有亭物貯以庫。僚廪疏闢。至門繚垣。回廊備書。兩堂之間。東西有館。助教

正錄居焉。東偏列室鱗次，諸生處焉。廟在學東，亢以增其。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凡爲楹八百一十有奇。壯麗咸稱。自經始以來，大駕臨役者不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習乃革。明年五月

太祖之意若此何歟于豈廟之易耶

冬官奏廟學成。十有一日　天子遣使祀　先師以太牢。禮畢，胄子及民之俊秀登堂受業學之禮制備矣。十有七日　上躬臨廟禮行酌獻再拜而退乃達學。學官率諸生進拜堂下，博士臣龔斆執經，祭酒臣吳顒講經。既畢，　萬乘是還。此千載曠儀，講而行之

斯文增重矣六月一日、　上又賜勅文重諭胄子禁
制防遏之法訓迪誘掖之意無不至焉越一日帝御
奉天門詔臣訥文之于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不文
辭承　命遂述興造始末爲之言曰孔子之道垂憲
此亦進御之文故一一叫下孔
萬世帝王之興首建太學蓋學所以扶天理淑人心
也皇極由之而建大化由之而運世道由之而清風
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先者或有未備則無
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作人重道之心、　聖天子位
居君師續道統于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高出前

古凡我登堂養正游藝之士斯言斯誦相勉相誨無負教養則正人端士叢出而爲國家楨幹祚聖子神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始顧臣虜陋敢不對揚帝命式昭盛代之典文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惟 聖皇臣伏萬方乘時經綸文偃武揚備慶發祥載整乾綱乃相學基雞鳴山陽平遠高爽非麓非岡武燀京邑隱若天藏考制定規 聖度曷量乃授工曹孰敢怠遑工師用勸効技允臧有廟有廡有廊有堂鱗比而重龍起而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佩服鏘

鏘絃誦洋洋正學有傳師道有常 萬乘來臨俎豆生光千載禮儀一代典章躬親講道超軼百王 聖製昭宣啓迪激昂寵及青衿垂範流芳材育化崇殷序周庠立極作則遠紹虞唐德進英豪業修俊良股肱 朝廷都俞巖廊以弘文化慶祚靈長願祈 皇圖萬世無疆

勅建歷代帝王廟碑 歷代帝王廟

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越自上古神聖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

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相繼傳至于今欽惟　聖天子受　天明命肇修人紀以建民極纘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舊廟地介乎通衢褻而勿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作于欽天山陽越明年已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尚書臣秦逵奏成功請文劉不部臣詢爲之記臣忝職胄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首而言曰帝王功德於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

三皇五帝。祭于肆類。僅見于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後世有之。至于合廟京國。歲修享禮。古未之聞。　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瀆禮不經諂神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侔。列像于庭。金玉其相。袞冕煇煌。聚精會神。咸宅于茲。每歲春秋二仲。諏日誓士　上御宸極。制命大臣。齋明承事。籩豆靜嘉。粢盛豐潔。告虔

告碩神格洋洋。所以推惟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三年則命官奉香幣。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示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濟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于元。皆能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爲民極。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愧。故斥而不與。是可見 皇上敦名實。重

（皆能混一天下者皆聖人也）

（宋人謂後代帝王不及前古眞可笑也）

理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眞足以度越百王。垂憲來世。永永無斁。謹爲之銘曰、 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道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熈熈皥皥。同底于治。於赫漢祖。寛而有制。光武奮興。炎靈用熾。唐與晉陽。遂有神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明有宋。其德克類。曁于元氏。而亦用乂。豐功茂德。後先輝賁。翼翼新宮。有侐而閟。貌像旣嚴。皇靈斯蒞。享祀苾芬。儀文孔備。陟降在庭。神之攸曁。祚我 皇明。以克永世。

叙諸帝于銘中

亦有依

送田文起序　吏胥

明善復初、儒者之學也、學以濟時行道爲心、儒術飾吏以濟時矣。其從事則法律焉。天下亦豈有捨儒而可以爲吏者。儒道與天地並、扶天經、立人紀、自古有天下者、曷嘗一日無所待于儒乎、甚矣吾儒有益于國家而成致治之功也、滑縣吏田文起、前以胄子入國學、師明師、友益友、非一日矣、問學抱負濟時行道之心、蓋未嘗少替、　聖朝郡縣吏多以儒選、文起親老且貧、執役乎吏、以爲養親計、發所蘊爲簿書間推

當時縣吏可致通

所學于法律內。縣以廉幹稱。洪武丁巳夏四月、北平 題攷後大之如此

提刑按察司、嘉其言行有道也、舉而用焉、則贊風紀

持憲法、必有以彰大其功名矣、昔趙廣漢起河間郡

吏王尊起涿郡書佐。鮑宣起縣之鄉嗇夫。丙吉起魯

之獄吏漢代人材多出吏胥。而超越後代者。又不無

所本也蓋孝武之世、公孫弘奏請畢太守、卒吏皆通

一藝、自是吏胥乃從事于文學禮義之中。而公卿士

吏彬彬矣。其視區區法律習者。殆不及耳。文起徃矣

○法○律○不○明○則○反

以天資之美。學問濟之。不為外物累不為法律惑行

道濟時（愛其說）求無負明善復初之學然後為儒者之功効也雖儒術飾吏亦何玷于儒乎文起勉旃是為序

送國子生劉士能還京序　分敎

昔孟軻氏論王政于齊梁兩言庠序之教蓋庠序天（公為國初國子之師聖祖特重之每事以勵後之司敎者採此一篇）理人心之本所在維持風化者孰要于此哉是不可一日廢也安東劉士能成童在庠序既冠始入縣學（所謂分敎士者）洪武甲寅　朝廷以縣試升冑館乙卯以國子選為（國初選國子生為州縣敎官即訓導是也）分敎士于斯時亦榮矣夫蓋古之謂學人材由庠序而出國學之設不過公卿大夫之子弟非養天下之

士也，凡民俊秀得預乎教養者，員亦有差，乃知天下爲學者，少長習熟于党庠遂序之間，培植涵養，殆非一日，有挨師以書其孝弟，有党正以正其齒序，至于禮射行藝，又有察之之官，古人重党庠遂序也如此，宜乎人材盛于周也，聖天子以教化原于學校，郡縣之學既設官以教也，又增廣生員，擇國子而分教焉，是即党庠遂序之學乎，若士能者其一也，由是大而一郡，小而一縣，近而一党一鄉，冠帶濟濟者有焉，絃誦洋洋者有焉，蔚然三代庠序之風也，爲師者日

嚴于教爲子弟者曰相淬厲則人材出而視古無愧必有嘉謨正論與庠序之教于天下也因士能過予告別故直書以爲序焉

貝淸江集

序　　貝瓊

送楊文啓序　教授

國子生天台林伯雲來言其鄉先生楊文啓者隱黄岩之大閭其道足以自樂泊然無以求于外恒言天下之至貴無以加吾之所貴故不知貴之爲貴天下

之大利無以易吾之所利故不知利之爲利不知貴之爲貴貴有尊于人者也不知利之爲利利有重于人者也吾何慕彼哉于是衣褐衣飯脫粟鼓琴而歌先王之風衆莫知其底蘊時出游佳山水間過四明上天姥汎鏡湖觀禹穴將終其身與流遁忘返者爲徒洪武七年　朝廷用薦者言徵至京師欲命以官復辭不就迺授荆州儒學敎授欣然而往幸先生贈之言遂起而復曰予雖未識文啓蓋亦一世之高士審于出處而不苟者又何待于贈耶抑聞天台默齋

王公以正學爲東南師表而文啓獲發其門則源委又可知已雖然今國家方興學校而典教之職甚重而不輕也横經正席以周公孔子之道誨荆州之子弟所以美其俗而成其才者不在玆乎振鐸之暇覽江漢之同流仰衡巫之聯綿而求三國戰爭陳跡以發之文辭其爲適固不畀于大閫也

送葉孟梓秀才赴雅州叙　　西蜀枕謀

蜀去中國爲絶遠秦始通之而劒門之險守之有餘攻之不足者也劉備嘗資之以抗吳魏公孫述李雄

孟知祥皆乘天下亂而竊據焉光武討述四年而始（此段皆爲我朝平）平魏伐劉禪若易于光武亦出危道而僅勝之考之（明氏而發）于史漢入成都則自高平第一屯于津鄉會于荆門入于平曲戰于廣都而將士之死者非一魏自斜谷駱谷趨漢中又自陰平達于江油而鍾會鄧艾皆不返今其兵交之蹟猶可想見于千載之下也若宋洎元吾弗暇論至國朝以平吳餘力剪僭號之明氏不頓一兵不遺一鏃而全蜀來歸劍門如昔亦莫得恃之爲險者豈非天威所加殆過于前代也歟故既命

官鎮撫其人民土地。而蕃夷錯出。百貨所居。又設重官以征之焉。由是華亭萊蕪。爲雅州天全六番稅課司副使。予以其釋書山房。而有萬三千里之役。經白帝。泝三峽。上瞿塘。出龍門。過石龕。歷五盤鹿頭。以窮巴閬之奇觀。發之文辭。固在此行矣。雖然位卑而責至重。尚慎之哉。尚慎之哉。

送褚德剛序　　督府斷事

國初兵權皆統于大都督府故其幕職亦重

洪武十年夏。大都督府斷事官缺。　上難其人。咨之在庭。以行府經歷會稽褚君爲之。命既下。即治裝戒

行賓客咸祖于東門外或告之曰子其慎哉治兵與治民異民牛羊也叱之前而前麾之却而却而慓悍之士如擾龍檻虎急則忿怒而無以服其心緩則玩肆而無以折其氣其勢豈不難哉余曰不然莫重于法法一定而人從之齊今國家重兵分爲四十八衛有裨有長悉稽諸古自罷戰而嘯聚其鳴弓扳劍之態不除斬將搴旗之功可恃至懸法以示之使知所守則暴者爲之戢貪者爲之廉怠者爲之奮驕者爲之懲一出一入莫敢或越其防由是觀之治兵亦猶

民耳。昔公之在青州也。大伍無鬬爭。及來屬一也。部技無淫縱矣。以區區一文人。充幕府之選。非素有威嚴敢擊斷爲其所憚。何以使之禁其一切之欲。惴惴焉聽約束于朝暮如此邪。葢有其法而行之以公無私。孰得而干政犯令也。則令之往也。位雖下而勢實尊。名雖小而事益專。以其已著而卜其所行。余知其易易然矣。于是客皆善其說。遂與之劇飲而別。因書爲送行序。而工詩者系其後云。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李之楠仙植　參閱

蘇平仲文集

制　蘇伯衡

梅思禮授大督府副使制　獎擢劾順

國初總立大都督府若副使則副掌戎籍益尊官也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于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胸

襟韜略之奇、被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胄、作鎮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彊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

此是元將來歸者

炳幾先、忠于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而危疑克斷以人謀辯項從劉、知同曲逆、舍囂去遠、識擬伏波、凡我師徒、束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按堵有如泰山。靖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効順之勳、式示輸誠之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既肇以殊恩、奮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知、盍圖於顯効

代詹學士封靖西王制

此脈闕之肯也想亦終入沙漠

朕惟竇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戴之忱李績舉十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褒嘉眷爾外藩忠于內附爲績既懋其報宜豐具位某爨在北朝屬爲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于遐陬撫御合宜官府各修其職業恩威並著部落咸賴以安全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曆數之在審于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藉其土疆不待興師以交境知同馬援之識眞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

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庶使守其祭祀，豈惟係茲民人，於戲，錫爵疏土，不忘誠服之意，柔遠能邇，實切寵綏之心，尚思對揚，益崇忠藎，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策問

太祖爲吳國公策問亦代言也

問爲人君者，莫貴于勤，莫大于斷，莫難于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史之傳飱，同爲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爲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于孟明，漢昭之于霍光，燕噲之

於子之德宗之于盧杞同爲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此亦蘇氏之遺論）危不同焉學者之論輒推其未至之理難爲說而抵其已往之跡易爲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而其後効之反以備請問之及襲其所以成而改其所以敗度有取也

問能稼而能穡斯謂之良農能獲而能烹斯謂之善獵能開邊而能安邊斯謂之優於爲國故漢收河北兵不再興唐復河隴未嘗出師今西蕃朔漠之地秦漢唐宋之所不能有者我國家談笑而悉取之矣伊

欲使戎狄賓服，不敢南向而牧馬，洮隴幽薊之民，目不覩旗旄，耳不聞鉦鼓，而安于耕鑿，必有良策，二三子其悉陳之、

問、井由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為法雖不同，而先後嘗相資，顏淵問為邦，而孔子則以四代之禮樂語之，滕文問為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偏廢歟，夫為治未有不本于古，而可行于今者也，孔孟所言，具在方冊，其設施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于上、

謂上者又何人也，豈能為之乎

所 所

問羲和之典曆后夔之典樂皋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棄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之一歲之內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于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庳而恥于効一官歟抑拘于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時洪水方去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時方分割何得云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滯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于一職與夫急于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

矣。居今之勢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袞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定法也、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譏、崔貽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爲法乎。則涉于避嫌。以崔爲法乎。則近于專權。專權致威福下移之議。避嫌失竭誠徇國之義。而謂賢相爲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于伊尹傳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敷求哲人。傳說則旁招俊乂。周召則明

揚俊乂既不自以爲歉而其君亦不以爲疑是果何道歟爲相不師伊傅周召顧自處于常崔之間抑可不可歟請爲之說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冑子之教專之于后夔成周國子之教摠之于學正則樂豈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濶而弗講歟古者興師其出也受成于學其反也獻俘獻馘于學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忌諱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爲

器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
爲空言。後世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佻健城
闕、則其習至于今而尚存、成材就實、則其人質諸古
而有愧。豈非學校僅以著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疎
歟。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閣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
明大義、而不汙僭僞、或指斥權臣、而黨貴不恤、亦嘗
見之、而君子以爲盛事、果何以致之歟、豈所謂不待
文王而興者歟。國家建首善之地于京師、而二三子
游焉息焉、豈惟稽往行以自鑒、擇善者以自從而已、

凡古法之當施于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極陳之以脩舉缺陋使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望也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于古訓于何其訓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日董仲舒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廢古而先王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興掇拾于煨燼之餘竝無一二爲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今千五六百年時君世主初未嘗諄諄然取法之爲務也而不害其爲

有天下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篤于師乎古者矣而無救于其昏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垂憲歟夫豈高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惡宇文之庸因自有取亡之道歟將善復古者貴求其實不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迹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誣而商周之書

乃慮言與幸推其故

送譚鎮撫調平陽序　國初鎮撫

都指揮使徐公以平陽岸大海內與南閩接壤外連衛有鎮撫所亦有鎮撫以千戶爲主將而鎮撫佐之則譚侯乃所鎮撫也其于武弁爲至微矣而蘇日本諸藩雖宿重兵而守將不足以任折衝既簡千先生旣又以文學爲　太祖所優禮者乃其居撫夫長之材者往代之復命鎮撫譚侯濟翁往佐焉聞以鎮撫之折節爲難而推道之然則國初武弁之命之日濟翁方與吾黨之士就謁胡先生金華山中遇何如哉此可以觀事勢之變故存之胡先生方剉羊豕備酒醴相燕勞酒行而報至濟翁命焉竟歸蕭坐咸憮然不懌曰譚侯其遂去我等矣自今我等當誰慰藉哉竟酒無一人醉者嗟乎文武

士之異趣久矣求其見能且不可得尚何相切之望乎今吾黨顧于濟翁如此夫豈不以于濟翁而復見折節下士之風哉蓋余之留京師也閒方今藩翰惟浙東諸大將能忘埶以禮天下之士而平章李公左丞林公指揮徐公夏公實表厲焉余恒欿然以不得趨其下風爲憾暨辭免編摩之職來歸則李公林公皆徵入朝徐公夏公皆移鎮錢塘所見克紹其風猷而士譽翕然歸之者上則師長朱君下則鎮撫淶仁仲及吾濟翁皆其人也而幸托交焉濟翁暇日過余

升堂即席必謙、周旋必度、語諾必謹、相接以文、而相與以誠、始余見之、意其新交際適然耳、既而其後交際皆然、今且四五年、朝夕聚首、其交際未嘗不然、過相規也、疑相質也、急相賙也、喜相慶也、有無相通也患難相恤也、疾病相憂也、歲時必臻吾門、拜吾親、而時致異味奉焉、曰而之親猶兄弟也、托姻聯於吾、而以空乏叩其門、必有以賑焉、曰而之親戚、猶吾之親戚也、四方俊乂、遊吾土而知吾者、禮之惟恐不至焉何其侔謙若余耶曰、而之朋友猶我之朋友也、嗟乎無所肖似若余、豈

足言士哉、而濟翁禮貌之乃爾、則其於湯生魁彥、可知已、且濟翁友余於里居家食之日。固知其不能延譽。而使之增重於時。于是從而禮貌焉。則凡濟翁之交際。豈要名譽而借助聲勢哉。夫亦志乎道而已矣。豈易得哉、而今又當別去、則于濟翁之別也、豈不異于人之別歟、茲吾黨所爲眷眷者耶、濟翁之美衆矣余獨表其一節以告平陽之士、尚聞其風聲、爭磨治洗濯以求交于濟翁、而無槩視爲武弁之流哉、先民有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濟翁能

取友以宏其德器、而增崇其遠大之業、雖當方面而有餘裕矣、況佐平陽乎、此余之所望于濟翁而亦濟翁之志也、

送晉王相汪君序　　晉府相傅

國初諸王國相乃二品又置文武二傅亦尊官也

聖天子統一函夏、圖惟治道、念夫爲國之藩屏、在乎

當時並立之始所謂藩輔非常制也

衆建親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同日封爲王。授之冊寶、錫之車服、胙之土田、復簡朝之重臣爲之保傅、視御便殿。面諭而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樹府寺、偫儀衛、董官聯、施政教、以待諸王出閣。而寵舒汪

君、賓、拜晉王相昔三王之于世子、莫不旁求碩士、爲之師、爲之傅、爲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保其身體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置傅相、其位秩差後二師。而禮貌之隆。責任之重、則鈞一焉。矧今晉王所賜履表裏山河。乃堯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王躬而制外閫。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君負倜儻傑出之資夙承訓于家庭、又嘗師武威余公其與學雄文、宏材遠略、卓乎非流輩所可及上之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右、敭歷中外、惟其所

用而聲實以著譬則萬石之鐘大叩之大鳴焉小叩之小鳴焉今由二千石擢拜是官眷注尤非昔比矣漢光武以張佚不難於正朕故用佚爲子傅唐太宗謂李績不遺于李密故托績以孤幼帝者爲子擇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也被留久之而卒完節來歸其在中臺也數犯　天威陛陳讜論可屬晉王豈復有過于君者哉則君所輔導視佚與績之所輔導者

此言得体

雖有本支之異而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光武太宗之取佚與績蓋千載同符也已鞠躬盡瘁啓沃彌綸以

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切，以追河間東平之賢，使

晉邸紆爲令王，保有社稷，與國同休，永永無疆，上無

負聖天子建親王之至計，擇保傅之盛心，固大夫

士之所望，而亦君之所優爲者哉，君且行，朝士之能

詩者，式歌以餞，而屬余敘之，於是乎述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王會萃星宰參閱

朱學士集

序

送分憲張公序　按察　朱升

天台張君行按來徽。責言于故人升以廣其政。升以民生休戚在長吏。長吏之賢在通其民情。蓋自古經

器之初，軍國百需之出于民，勢不得已。編民供億公上，是固其職，長吏于此時也，其撫字之仁，與催科之嚴，二者不得並行焉，亦勢也。然于其間，得無亦有下所不堪，上所不及知，長吏必當以聞者乎。姑以此時此土至淺近之一事言之，茗貢課株十賦其一，而一株之額粗精二兩，此乃沃土所有，而我徽瘠土也，每百株，賦其十株，責其納茗二十兩，殫其地之出，而供其本色，已不堪矣，今又不收本色，以錢米代之，茗之粗者，此時此土，值米不及三升，而令納一斗，精者值

米不及五六升而令納二斗窮山荒疃採摘之家雖竭其廬之入亦不能應此乃事之章章不可行者上之人惟不知耳豈有知其不可而不改其令者乎君之行按也長吏有能爲深長之計通達民情擬蠹弊開隆平委曲條陳以聞則賢于人者也君則課之最以進之其有明知蠹弊坐視旁觀如茗課淺近之事而尚不爲君一言則長吏之不賢者也君則課之殿以退之則長吏有所勸懲民情得以上達而耳目之職舉矣君之聰明特達豈眞有資于人言者僕別君

數年、嘖言跛蹩非復舊日、然于君而耿耿者、固在是以因下問而不容已于言、丁未四月朱升序

行樞密院判官鄧公勳德頌　定亂

歲辛卯、淮西兵起、明年自蘄渡江者、蹂饒陷徽、江東大擾、至于丁酉六月之間、勝負相尋、徽民受兵者、凡十有二矣、而猶不知所終也、于是泗水鄧公奉江南行省平章朱公命、由宣取徽、先聲所至、不戮一人、郡邑以定、公淑德夙成、威信昭著、始至即立城堡、作廬舍。（作事簡捷如此）旬日竣事而民不知有役。納降附。下條教。村疃帖

服而民不知有軍。分兵戍諸縣。掄才以官治之。軍民有識。上下相維。遺黎乃知免矣。將官張思總戍休寧縣。能宣布公之德美。以福其民庶。又請邑士朱升作頌以傳之。頌曰。徽之爲郡。介乎萬山。昔有華代。招附以安。是歲淮兵。渡江窺浙。直搗于徽。肆其燔劫。突來薦至。奔北相仍。六勝六負。哀哉民生。猶與辨章。秩陵開省。勳業崇崇。紀綱井井。既克宛陵。南復楚強。有獻于公。請爭徽方。公曰噫嘻。無窮于遠。蕞爾山城。共邊三面。策者曰否。彼隣杭封。全有三關。浙右囊中。公曰

噫嘻。茲爲重役。總率招徠。必資淑德。曰鄧友德、蘭茁其茱、汝父汝兄、致命邦家、宣衆來降、長鎗餘黨、旣屯于徽、懼殘彼壞、事有機速、爲我南行。汝親吾養、汝家吾承、鄒公曰唯、惟辨章令辨章之心、徽人之命、受救渠帥卽日啓行、衛兵之胡、新附之湯、江淮之雄、苗獠之銳、列騎聯旗、兩州相綴、惟徽厭亂、城郭久空、諸軍畢入、誅其萊蓬、旣柵旣城、以營以室、將士分功、成之旬入、乃納降附、漿酒溫存、受其雞豚、爲之饗餐、使觀其軍、使行其壘、意氣包涵、家人笑語、民曰此軍、與我

為儕最者轢我，今吾服懷士曰此此軍，非最之匹，闔幕

（此事古今同慨○○）

衣冠中原典則，最之來者。驅民為兵何為强弱。徒職

厥生。最之來者，每事報復。指摘吹求。熾然荼毒。今茲

下令，軍民判然，不教之衆，奔北之先，今茲下令，新自

今日，無長澆風，蹄為指揮，流離還定，漸復其初，里有

耕桑，家有詩書，凡此之功，在于鎮靜，萬喙同聲，歸功

于鄧，鎮靜之道，制勝之規，謝公指顧，秦敗淮淝，鎮靜

之道，致治之式，曹師蕭公，民以寧一，緊公懿質，辨章

登之，進之于學，玉而成之，雲臺元功，少年杖策，人謂

我公、今之高密、以究勞績、以開隆平、秉心勿替、引我民生、徽民願公、祝公眉壽、仰彼昊蒼、夕斯稽首、成將承德、請作詩章、刻之縣齋、以傳無疆、

桂正字、集

疏　　桂彥良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　太平治要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于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百職効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

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于人心則人皆化于爲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郡屯種墾闢未廣（先臣建言屯種亦屢矣而卒不効者中原不講于水田故也）莫若于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處令有司募民開耕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于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此法亦可以處降附者）屯田使荒閒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財用豐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所在

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民心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葢人情莫不欲富壽
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節其力而不
困、君之于民、既猶父之于子。則民之于君。亦猶子之
愛敬于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
聖德、夫聰明睿智之主、文武仁聖之君、乃天生聖德
本無不備。然萬幾之頃或相感觸、則意念之起、如重
霧之蔽白月、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
之功。節其嗜慾、懲其忿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

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脈、夫三代之歷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享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佑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

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之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老成名儒，于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于治化也。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于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皆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員，知

州知縣、于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知府歲貢廉
勤淳厚者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
有賞、謬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
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藝能出衆、
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刑罰一事、人
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
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
續、苟不欽恤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
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其公明正大仁

厚之人如漢之張釋之于定國輩親信而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才非止訓詁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其真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朝廷之用矣十曰馭戎狄夫馭戎狄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貪小利斯爲

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爲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蠭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爲鑒、非守在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遣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勤兵于遠哉、北狄遺燼、尚煩　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禦、俟其釁隙、一舉而蕩平之、未晚也、十一日、蒐才俊、古

之俊才，或隱于耕釣版築，或出于商賈屠酤，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于秀才等項，悉已衆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于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才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舉荐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効忠竭力，庶可以得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于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諮訪

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為已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

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　聖明混一華夏。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闕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獘。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畢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職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愨人
　　　宋子建存標　參閱

葉居升奏疏

疏　　　　　　　　葉伯巨

萬言書　分封用刑求治

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

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于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于月猶之可也而日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明　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踐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令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

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漢高及我太祖非不知分封太廣之患亦勢之不得已也）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于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

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弟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强耳。豈抗衡之禮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大于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

孫也。當時一切其地。則遽措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繇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公卿賢者証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禍者歟。昔賈誼勸之論何但賈生者乎文帝之賢而入者乎太祖之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而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周公所以不免也則必無七國之禍。顧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

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覩列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于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短長悉繫于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覩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　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

専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于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敎養之俱欲其並生于天地之間也然而不幸斅者入于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浹于民之肌膚淪于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 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過者

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 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

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倣流徒律。又删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　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　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

唐太宗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于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罰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今立嚴務以矯寬。縱能無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黜不敘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各以貌選

即路溫舒之論

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謫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

國家自宣宗以後上大夫有仕宦之樂矣

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朱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于小人天下亂則君

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于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于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于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慎動遵律法一人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

謀久。遂乘廉恥。或事掊尅。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徙大族于山陵矣。求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 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其免罪。復官者宥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

此皆有司不行精明之故

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強敵覊。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

高帝時乃有此當時謀臣大將

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僞四大王突竄山谷。如

何在也

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之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從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生死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十里之地雖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于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既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

守令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爲。訛言驚動。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槩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

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
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
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
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家小住屯者。聽其
耕種起科。已逃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
此則　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
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
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于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
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

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于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正法令修行亦可謂安矣而　皇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　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

土脈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况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于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于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

世俗流失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爲郡縣守令爲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于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紙帖里中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潦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

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寔。作其
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爲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
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令之社學。當鎮
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
（聖祖時已如是所以任法之難也）
未以教養爲已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
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
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民
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爭鬬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
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

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約有萬事至于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為要務以獲賍多者為稱職以事績少者為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

升于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于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為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于禮部升于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于太學或

郡貢士此時患于用之太

速其後患于用之大者

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

鄧禹者。固可拘于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任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各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